

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背后的故事(上)◆ 姚文婷蔡懿鸣

灵光闪现

1969年的上海，仍处在“文革”的狂澜之中。这一年的中国，有不少大事发生——新年伊始，即宣布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，成为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”的强大、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；1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等发表元旦社论：《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》，传达了毛泽东关于“清理阶级队伍，一是要抓紧，二是要注意政策”的指示；3月，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；4月，“中共九大”在北京召开，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……

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，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，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，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——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，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——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。

但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，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。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、写作，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。

1969年11月29日，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，取名《金光照的全球红》：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太阳升起金光照，金光照的全球红！”四个七字句采取“顶针续麻”的技巧。

金果临回忆说：“创作的时候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——北京天安门，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，还有葵花、红旗……”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，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。

其中的第一句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：“I love Peking. I love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指引我们向前进。”短短 28 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，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，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。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，却有着鲜为人知 的故事——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 13 岁的小学生，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 19 岁的青年女工，巧合的是，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兄弟，而在创作之前，两人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天安门……

Tiananmen.（我爱北京，我爱天安门）。”金果临巧妙地将其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——我爱北京天安门。

作为一个13岁的学生，那时的金果临未必是一个多么熟练的诗人，但他与时代不尽相同的思路，或许又暗合了某种创作规律。如今回过头来看，“我爱”两字也许是成就这首歌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讲究的是整齐划一，人们穿着相似的服装，理着差不多的发型，说话也都是近似的口吻，张开嘴往往先是“我们”二字，反而把“我”的个性和力量淡化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就像金果临所说，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，但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又是一句极具普遍性的话，“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会说的”。

在此之前，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，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。由于在1967年之后，小学里的“少先队”组织已经被“红小兵”所取代，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，将之投稿给了一份



■ 1970年2月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首刊于上海出版的《红小兵》杂志

名叫《红小兵》的刊物。这也是刊发金果临“处女作”的杂志。投稿前，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发表时的署名则是“金果临”。

但是，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。“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，最后登出来的时候，后两句被改成了‘太阳光辉照万里，祖国山河处处春。’”金果临说：“对一个小学生来说，这个事情很简单——我不管他谁改的，只要诗登出来，而且题目‘我爱北京天安门’是我自己起的，就可以了，我就很高兴了。”

妙韵点睛

就这样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《红小兵》杂志上。此时的金果临,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“低调”,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。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《红小兵》杂志和弟弟的大作。

金月苓和金果临,两人的父亲

是亲兄弟,母亲又是亲姐妹,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,又是表姐弟。小时候,姐弟两人都曾在奶奶家,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,感情也比较深。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,但青少年时期,都不住在奶奶家里,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。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,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。

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。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,金月苓既是高兴,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。“文革”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,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的音乐理论,工作后还在单位的“文艺小分队”里写过歌、写过沪剧。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太阳光辉照万里,祖国山河处处春。”

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“打过招呼”,只是对着这28个字,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,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《红小兵》杂志投稿了。

29.整个市场都震惊了

据统计，当日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 1824 万口、8500 亿元，其中 327 合约共成交 1205 万口（含最后 8 分钟），86.6% 的交易属于万国证券抛空的 327 合约。电脑显示屏上 327 行情直线跳崖式的走势和巨额的成交量，不仅惊呆了在场内的尉文渊，也惊跑了正在证交所交易大厅视察的证监会期货部两个主任，更是让整个市场都震惊了。

看着整整一天的行情都是朝着对万国证券不利的方向发展，万国证券派驻北京的刘峥嵘和陈健心有不甘，到下午快要收市的时候，随便找到了一个营业部去看行情。她们突然发现整个营业部的人都愕然了，眼前的屏幕显现出绿泱泱的一片，让她们看得从头到脚透心儿凉。刘峥嵘立刻电话连线上海总部，已经无人接听电话了。随后她又联系了辽国发的高岭，他回复说这个不是他们的行动。直到晚上，她俩才得知，这是管总指挥进行的操作……

23 日下午，海通证券，汤仁荣午饭后回到公司。这时整个 327 的多头行情已经很明显了，汤仁荣手下自营部门的两个经理来找他，说：“汤经理，辽国发那里联系不上，打电话不接，打 BP 机（即寻呼机，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用户接收机）不回，怎么办？”

汤仁荣明白，他们指的是辽国发用 5000 万元借他们海通证券的仓位所开的 327 空仓。汤仁荣一看表，2 点过一点点。于是汤仁荣说：“这样，你再发拷机给他，然后说 10 分钟回电，不回电就强制平仓。”汤仁荣把那个像大砖头那样的大哥大放在面前，就看着手表。一会儿经理说：“汤经理，10 分钟到了，要不要平？”“平。”一个电话下去，平仓！结果，辽国发的 5000 万元输得只剩下 600 万元。

平掉以后，汤仁荣说：“你们快点找一个录音机，电话录音。他肯定要打电话来的。”

刚刚把录音机准备好，高岭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汤仁荣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怎么打你电话也不回？呼机你收到吗？我们把你的 327 空仓平掉了，这时候还在涨。”高岭在电话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平了就平了吧。”于是汤仁

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,她收到《红小兵》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。那天她上夜班,终于按捺不住激动,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:“我的作品发表了。”可是,机器隆隆,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。她把样刊给同事看,对方却很诧异。

一曲成名

1971年的中国,相比“文革”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年的7月,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悄然来到北京,并与中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,发表《公告》。进入9月,“林彪反革命集团”被粉碎。

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。这个夏天,《红小兵》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,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。尽管如此,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。

直到有一天,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:“你是不是写过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?”他回答是的。然后校长说:“北京发过来一个函,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,在全国推广这首歌,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。”

他一下子懵了,心想:“中央都知道了,这事情弄大了。”

最后,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:“如果说这首歌唱得好的话,这个荣誉是你的,也是我们大家的。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,你也不要怕,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。”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、工作。

明星狼



王为民

12.导演第一次走进狼基地

自 2010 年我与阿诺导演在北京分别之后,他再次来华已是两年过去了,两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,此时已是 2012 年的 5 月,电影《狼图腾》项目已经由中影股份公司正式接手主控制了。而 2011 年出生的第一拨以 Cloudy 为代表的狼崽们,在安德鲁和他的加拿大团队的努力下已经长大成一岁的、训练有素的狼了。2012 年 4 月从哈尔滨野生动物园买来的五只小公狼崽们,也被吴华医生顺利接回了北京狼基地,开始了新生活。眼看就到了 7 月夏季拍摄的季节,阿诺导演该来见见这群可爱的狼了。

5 月 7 日,阿诺导演第一次走进了北京狼基地。之前几天,我和安德鲁一直为此忐忑不安,这些狼经过一年的饲养,基本上能配合指令,可是仅限于驯服师,基地外的陌生人,它们可是从来不给面子的,每次面对生人,狼们都会压低头部,翻着眼睛,随时准备扑上去。

我和安德鲁一边一个陪在导演身边。“导演,您是第一次见到这些狼,它们认生是肯定的,放心,有安德鲁在,绝不会有意外。”“我知道,我信任你们!”阿诺导演看似随意地笑了笑,接着便把嘴唇抿得紧紧的,呵呵,还是紧张。

狼群就在眼前,大家不自觉地停住脚步。“您可以靠近它们。”安德鲁沉着自信地说。阿诺导演点点头,稍微迟疑几秒,慢慢地走向狼群。

我的心跳骤然加快,双拳也微微握紧,万一这些狼对导演有什么进攻性的举动,我必须随时冲过去解围。安德鲁轻轻拍拍我的肩让我放松,作为与这些狼相处了一年多的驯狼师,他很清楚狼群现在的状态。

随着阿诺导演的靠近,一些狼纷纷散开,退后数步,眼睛紧紧盯着这位陌生的“入侵者”,这显然是因为我和安德鲁在后面监督,否则它们不会这么客气的。

奇怪的是,Cloudy 并没有随着同伴跑开,它原本是轻轻趴在草地上,现在却从容地站起来,平和地望着阿诺导演,眼神中似乎有一种经过长久等待的意味。阿诺导演也步伐均

匀地走向 Cloudy。那一刻,我、安德鲁和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屏住了呼吸,时间刹那间凝固了,草地、树、狼舍等背景几乎隐去,只剩下阿诺导演和 Cloudy 在虚幻的光芒中靠近,靠近,这简直就像是电影中才有的场景。

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,Cloudy 居然对这位满头银发、沉静安详的不速之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亲切,这是它第一次见阿诺导演,也是阿诺导演第一次见到它和它的小伙伴们,但他们竟然就像是早就熟悉的老友一样,当阿诺导演蹲在它的身旁跟它说话时,它竟然安静地眼睛笑眯眯地看着他,随后迅速地给了他一个口水“吻”。

在场的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,随后便绽放出舒展的笑容。阿诺导演和 Cloudy 用电影的方式,给我们展现了一幕历史性的会面,颇具艺术美感。这让我高兴之余,都有些嫉妒了,是我把 Cloudy 从襁褓中喂大的,它竟然把专属于我的表达爱的方式,也给了“一见钟情”的阿诺导演!

阿诺导演与 Cloudy 在第一次见面后似乎就成了好朋友,真是一个奇迹!

安德鲁说,预言 Cloudy 将会是这群狼中最出色的明星狼,不光因为它有着漂亮健硕的外表,更多的是因为它的头脑。自 Cloudy 离开哈尔滨野生动物园,从抱着奶瓶喝奶,到按部就班地参加训练,始终都表现出一种和人类和谐相处的特殊情感。尤其是从它那若有所思的眼神中,你好像能读到它的内心活动,它是一只思想的狼。这次与阿诺导演的会面,Cloudy 也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强大的气场,它一定知道阿诺导演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,重量级人物,它在向他示好,表达敬意。

“这小子多少有点儿势利眼嘛。”我开玩笑地说。“我们人类不是吗?”安德鲁反问。我们俩都笑了。

其实在来狼基地之前,阿诺导演本来心里也十分忐忑,但他在和 Cloudy 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之后,信心大增,他无比激动地走到我和安德鲁面前,语速极快地表达他的心情。

“太棒了,难以置信!你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有用的,我喜欢 Cloudy,喜欢这些狼!哦,尤其是 Cloudy,多给它点儿好吃的!”呵呵,导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偏爱,他知道在拍摄过程中,Cloudy 就是成败的关键。

中国赌金者

——三七事件始末

陆一

放下电话还是心里不落定的汤仁荣,转身来到自己公司的操作室,刚好看到万国证券上千万口空单打下来。多年后汤仁荣对笔者讲起那一刻,一口上海话仍旧是那样活灵活现:“如果要形容那个气氛,当时我在操作室里厢,感觉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,就是选种感觉。全部屏煞忒,大家看得咸呆忒了。”

4:30 一收盘,汤仁荣在 4:45 又到了交易所,找到尉文渊后对他说:一个你清算数据不要发出去;第二个你公安局报一下案;第三个明天是否停牌?看着尉文渊不停地打电话,汤仁荣就转身告别离开。在走廊上,他看到匆匆进来的管金生,两人打了一个照面,相互点了点头,各自走人。离开交易所,汤仁荣找了几个自己公司的场内交易员一起到乍浦路吃晚饭,他心想:我已经躲过一劫了。

2 月 23 日,下午 4:30,当尉文渊得知,巨量抛单是从万国证券的三个席位多次抛出、对倒的,他马上打电话给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。“管总不在。”管金生的秘书回答。“叫他马上给我电话。”尉文渊一听秘书的回答,立刻火冒三丈。电话通了。“你在哪儿?”“在外面。”“今天场内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?怎么回事?”“我知道。公司几个年轻人,很义愤,说多方利用内幕消息……”管金生在电话那头说。“你马上过来!”

在等待管金生过来说明情况时,尉文渊考虑再三,打了一个电话给证监会分管副主席,在电话中尉文渊汇报了收盘前出现的情况,听了情况汇报后,领导让上海证交所自己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。